

浅見文庫本「備辺司関録」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pn 出版者: 駿台史学会 公開日: 2012-06-2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神田, 信夫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10291/13378

浅見文庫本「備辺司関録」

神田 信 夫

バークレー (Berkeley) の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の東アジア図書館 (East Asiatic Library) に浅見文庫という朝鮮本のすぐれたコレクションのあることは周知のところである。これはもと朝鮮法制史の開拓者であった故浅見倫太郎博士の蒐集に係り、夙に三井文庫に帰していたが、戦後アメリカに渡ったものである。先年この東アジア図書館に勤務していた房兆楹 (Fang Chaoying) 氏は浅見文庫を整理し、一点一点につき簡単な解説をつけたカタログを英文で作られたのであった。偶々一九六三年五月、私が同図書館を訪ねた際には、タイプに打ったこのカタログは既にきれいにファイルされていたが、出来るだけ速かにその出版されることを念願してやまない。

さてこの浅見文庫の中に、僅か二十九葉の冊子の朝鮮

写本がある。「備辺司関録」十二葉、「巡宮関録」六葉、「副元帥関文及伝全録」八葉、「副元帥草報録」三葉から成っているもので、もとより全体の書名はない。これらはいずれも年月日のついた文書を集めて書写したもののようである。その年次は明の天啓七年 (丁卯、天聰元年)、崇禎元年 (戊辰、同二年)、同六年 (癸酉、同七年) 及び清の崇徳二年 (丁丑、崇禎十年) 同六年 (辛巳、同十四年)、同七年 (壬午、同十五年)、順治元年 (甲申、崇禎十七年) であるが、中でも天啓七年、崇禎元年、同六年のものが大部分である。ただ「副元帥草報録」には癸亥の年次のみえるものが若干あり、癸亥とは天啓三年に当るが、内容から考えると癸亥ではなく、癸酉すなわち崇禎六年の誤りであるらしい。この冊子の全内容や性質については更によく検討した上で述べたいが、要するに

本書は、朝鮮の椶島に拠つて権勢を振つていた毛文竜とその後継者に関する記事や、清の入関前における朝鮮の対清関係の記事を集めたもので、入関前の清（後金）、明、朝鮮の三国の関係を考えるのに最も根本的な史料であることは間違ひなからう。ただ紙幅の関係から、今回は「備辺司関録」だけを紹介しておくことにする。

この「備辺司関録」とは、備辺司より義州府尹に送つた文書を集めたものである。天啓七年十一月九日付から始まり、翌年の崇禎元年八月三日付まですべて二十四通が収録されているが、ただどういふわけか天啓七年十二月一日付と崇禎元年三月五日付との間に、崇徳六年十二月付のものが二通入っている。そしてそのうちの一通は義州府尹への関ではなく、平安道觀察使への関である。

さて天啓七年から崇禎元年にかけてといえ、後金では太宗の天聰元年及び二年で、朝鮮では仁祖の五・六年に当り、丁卯虜乱すなわち後金の第一次朝鮮征討の直後である。丁度この時期に、椶島の毛文竜の方から後金に対して講和の交渉がなされたことについては、先般拙稿「満文老檔に見える毛文竜等の書簡について」（朝鮮学報第三七・八輯所載）において述べたところである。この備辺司関録の記事は、当時の朝鮮と後金と毛文竜の関係についての最も根本的な史料といわねばならない。

先年来韓国において出版されている「備辺司関録」や「承政院日記」の巨冊は、李朝後半期の根本史料として極めて重要なものである。しかし「備辺司関録」は初めの部分にかなりの欠落があつて、仁祖五・六年の分は丁度欠けている。また「承政院日記」にはその年次の記事があるが、試みに「備辺司関録」所収の第一の文書の記事に相当する天啓七年十一月八日辛未の条をみると、

○接伴使書目、走回人王之橋所言賊情、奴賊九月二十九日、西犯天朝、合氷後、欲東搶、深入取糧、由北道而還云云事、以上朝報

とあるに過ぎない。むろん現在の承政院日記のこの部分は、その本来の姿ではなく、一度焼失した後に改修された回録本ではあるけれども、関録の記事と比べて如何に簡略であるか察せられよう。

なお「備辺司関録」始めこの冊子の記事には句読が全然つけられていない。また吏吐が入っている。いま文字を転載するに際し、句読を打ち、吏吐には傍線を引いておいた。さらにこの写本には誤写や脱字と思われるものが間々あるので、それらも注記しておいた。吏吐の読み方や句読の切り方その他について有益な教示を与えられた田川孝三博士、並びに貴重な本書の写真撮影及び鉛印を快く許可された東アジア図書館長ハフ（E. Huff）博

備邊司閔錄

備邊司為知言事節 啓下教接伴使書狀內鄴該二十九日夕
都督 啓報張大秋以去因曰唐人王之橋九月二十八日自瀋陽逃來
說傳賊情最詳盡甬不信俺言更問之橋所言可也仍與大秋
反覆詳問則健虜地方今歲不全荒但西北累敗又漂入寇期
在二十九日間叢兵西向云而渠則八月出來不及覩見是如為殍又於
合水之後定為東擒之計伊賊之言曰安州以北 敗無形去無骨掠
少須深入以南然後方可得食來則管從北路云 事書狀據司
啓同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王之橋所言雖不可盡信而在我之道所
當日新待變是白在果義州軍其本非防守之計是白去等雖
敵合屬於龍骨據險之地當此泮冬冰難透動是白齊大藥連
續偵探詳得伊賊出沒形止俾無知前茫然不知之弊事本道臨
再使副元帥義州府尹廉并以行會申飭何如天啓七年十月初旬
右副承旨臣尹知敬以知啓依允 右開義州府尹

士、何かと面倒をみて下さった同図書館員由谷英治氏に心から感謝する次第である。

備邊司閔錄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啓下教、接伴使書狀內節該、二十九日夕、都督啓報、張大秋以去、因曰、唐人王之橋九月二十八日、自瀋陽逃來、說傳賊情最詳盡、爾不信俺言、更問之橋所言可也、仍與大秋反覆詳問、則獫狁地方、今歲不至兇荒、但西犯累敗、又漂入寇期在二十九日間、發兵西向云、而渠則八月出來、不及親見是如爲旂、又於合氷之後、定爲東搶之計、伊賊之言曰、安州以北□敗無形、去無所掠、必須深入以南、然後方可得食、來則當從北路云々事、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王之橋所言、雖不可盡信、而在我之道、所當日新待變是白在果、義州軍兵本非防守之計是白去等、雖欲合屬於龍骨據險之地、當此深冬、決難遷動是白齊、大槩連續偵探、詳得伊賊出沒形止、俾無如前茫然不知之弊事、本道臨兵使・副元帥・義州府尹處、并以行會申飭何如、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八日、右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啓、依允、右閔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書狀及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見此狀啓、予遺之民、稍々還集、受料者得免飢凍、無料者并能賑救、嚴愧保聚之策、實非偶然、誠爲多幸爲白齊、明春之計、朝廷與體臣、方爲料理爲白在果、唯只江水已合、老弱還集者、無所可惜、意外之患難保、其必無連續偵探、謹其瞻望、審勢進退、無如前日之爲事、行移何如、天啓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右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啓、依允、右閔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副元帥・平安兵使・義州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仲男等似非專爲開市一事而來者、且十一月初一日、即是明日、而蘭英之行、想已過江、雖有出來商胡、必以爲此入去之意、開說是白在果、設有侵迫之患是白良置、以蘭英入去之事、反覆開諭之意、金起宗・鄭忠信・申景瑗・嚴槐等處、并爲行移何如、天啓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副承旨臣李閔次知啓、依允、閔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啓下教、副元帥書狀、據司啓目、粘

連啓下是白有亦、前者龍川府使辛晞馳報、據莊承德等出來緣由、金起宗已爲馳啓爲白有去乙、本司以承德等出來不無窺覘之意、蘭英之還、或有故差、遲出來則必有相值難便之弊、令一路各官善爲方便、俾無相值之意、金起宗等處、已爲行會爲白有如乎、今見鄭忠信・龍川府馳使報、據書狀內辭緣、及義州府尹嚴愧馳報于本司文狀爲白平矣、龍川馳報內、承德等已入楸島是如爲白有去等、一路設撥、既是承德等說、而林畔等處唐撥稱云、往來紛紜者、未知又是何等遼人是白乎旃、嚴愧馳報內、鐵山傳通云者再次、而所謂或領百餘、或領二十云者、曾無馳啓之事、必是莊承德出來時傳通、而誤爲再出是白置、依前啓下公事善爲□□俾無相值之患事、嚴愧處并以更爲行文申飭爲白平矣、大槩莊承德等既已分明入島、而無設撥之事、則稱以唐撥出沒、徵責於一路者、或是落在青龍等處、遼人乘時作擾是白昆、察其情形、或阻攔驅出、使無淹滯於直路之意、并入於移文中何如、天啓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右承旨臣金善國次知啓、依允、闕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呈訓練都監軍卒鄭無赤等十名、聯名呈狀于本司曰、矣徒等瀋陽替番軍卒以入往爲白在果、大槩丙子年、父母妻子被擄、方在瀋陽是如爲白乎矣、同贖

價、貧不能辦、痛泣度日爲白如乎、適會矣徒等親自入往、而手無寸錢、艱備杖三南草各々持往、而今聞義州府尹極禁是如爲白臥乎所、情理參量、勿爲禁斷、許令入送事、各別移文爲白只爲、所志是置有亦、相考爲平矣、此非私商牟利之類、許令入送爲平矣、每人各枝三南草中五十斤式、許送事、義州府尹處、知委施行向事、右闕平安道觀察使

崇德六年十二月日

巡營背闕內辭緣相考渡送爲平矣、元闕還上使事、右闕義州府尹

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營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副元帥・兵使・義州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逃還人中抄出金夢水等二人、必欲推還、必以匠人爲重、而其意不但己也、第萬死生還之人、今若綁送、不獨情理之所不忍在虜中之人、必阻其逃還之心、所係非細、依金起宗分付措辭開諭之意、嚴愧等處、并爲行移何如、崇禎元年三月初四日、右副承旨臣李景憲次知啓、依允、右闕義州府尹崇禎元年三月初五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啓下教，司啓辭內，毛營咨文中，有米豆暫留於獐子島，設或麗民至饑困苦，仍令陸續量發接濟之語，其意似是分給我人，以絕給虜之路，若或如此而不能善處，則方在飢餓之民，不無一切吞食之弊，令該邑守令申飭知委，分受之人先爲除出給虜之數，然後以爲賑救之意，觀察使及嚴愧·龍鐵守令等處，并爲行移何如，答曰，依啓，右閔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啓下教，義州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見此金起宗等狀啓，所謂王哥稱有人帶胡欲向毛營之說，極爲恠訝，鄭忠信等狀啓中事意，實是善爲揣摩，朴景龍豈能諷知，龍胡之言，亦何可盡信，但王哥等已到九連城中，今雖指揮，已無及矣，嚴愧若或善諭，以待朝廷處置，而當在江崖，則必須使人稟於毛營，得其的報，然後使之渡津爲當，開市一事，亦甚緊關，而李欒等曾無明白馳啓，今此狀啓，亦甚緩々，殊極未便，贖還人事乙良，勿爲任他索價，極力周旋，或米或他物贖還爲白乎矣，王哥等去留情形，及開市之事，一々詳細馳啓之意，并以行移爲白乎矣，王哥出來之事，探問馳啓事，接伴使處，亦爲行會何如，當日右副承旨臣李景憲次知啓，依允，閔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啓下教，義州府尹·回答官等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都督與奴（賊脫力）相通事情，詳細探聽，馳啓事，已爲行會爲白有在果，今此曲虎往來事情，及毛營所爲，令朴景龍等密々探聽於胡人等處，馳啓之意，行移何如，崇禎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左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啓，依允，閔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接伴使·管餉使同狀內，撻奴持汗書到島中要和事，及都督率兵丁，欲勦鎮江賊，發向獐子島事段，曾已馳啓爲白有在果，都督本月十九日四更量，還到島中，二十日朝招致故差，叩頭庭中後，使之跪現於楹外，都督曰，你既跳踉犯順，積有年紀，今欲納款請和，理宜聽許，第受命在外，唯賊是討，俺職分，况天朝時未許和，俺決難經先處斷，姑待朝廷處置可也，又招張大秋曰，俺之所言，出於辭嚴義正，你國三陪臣，皆在此處，所當與聞此間說話，而但事勢非便，不得同坐打話，你既細聞而備陳云々，俄而引入私室，和語良久，饋以酒肉，其所和語，大秋亦無由記得是白齊，食後臣起宗·臣俊考行見官禮，接伴使臣以恭亦隨往，坐未定，都督手懸禮單物目曰，這們的厚禮何可當，再三稱說

不已，因行茶禮，多論越海遠來之意，臣起宗·俊者曰：俺等新歲合有躬候衙門之禮，而緣事故多端，訖未果焉，今之入來，兼修歲禮，而且不得已切迫事情，蓋爲米船攔阻事也，義州人送船運，一半救饑民之穀，一半贖還被擄之資，當初朝廷因被擄人族屬海西居民等，呈狀于寡君，移咨老爺，其後又送問安使李尚吉，備陳曲折，老爺亦已許之，朝廷既蒙老爺之諾，兩面民生，又感老爺快許贖還之恩，盡賣家業，各備米石，官家賃船入送，而今此攔阻中米包，大半私穀，非官儲也，被擄等萬死之餘，駭策而來，得達鎮江，死於道路者，幾至什居五六，幸而不死者，唯望其族屬之許贖，自以爲生還故國，復見父母妻子，而及今米船見阻，未免還入處巢，渠皆叩心拊膺，哭聲干霄，此間氣象，老爺亦當想得，況其父母妻子艱備，所贖之資，意歸虛套，一則怨俺等不能善處，致有攔阻之患，一則朝廷輕信老爺之諾，欺了愚民，一則致憾老爺初許後阻，老爺駐札弊邦，近十年，從前如有弊及麗民者，則老爺嚴加禁斷，視我弊邦（如脫力）赤子，無有（異與脫力）遼民，而今日舉措，似拂民情，以老爺之高明，何不由察此等事情乎，都督曰：斯言正是々々，被擄人一千餘名來到鎮江事，俺已聞之，那邊事，豈有不知之理，管餉使則前此有來見之約，而布政司爲此委來，深感厚意，俺當更爲商量，姑俟賊退後許入云々，臣等曰：今茲米穀雖專爲救荒，若待賊

去而後出給，則龍義之民，其勢盡爲餓死，況本意專在贖還，退賊之後，則雖給米船，已無及矣，是與不許同也，退賊後，還給之舉，不待老爺分付，而俺等已知之矣，願老爺更加深思，快放米船，俾贖累千垂死之命，都督曰：當依命云々，觀其辭色，似無快諾之意，臣等若更爲力爭，則恐生異意，姑辭而退，欲於明日漸次善圖計料爲白齊，陳中軍將有賀船一事，於臣等從中力圖，而島中若干將官及兵丁等，皆以爲今番掠奪米船，甚爲無據，是如無不卷議是白齊，第觀都督所爲，似是斷一局之意，以此推之，移駐蓋州之說，恐非虛傳，陣中軍標下人韓福，素是通解我國語者，使此人洞陳利害於中軍，則中軍請見都督，備傳事意，都督招韓福，似有許之々意，而所言本來不中，不可憑信，設或得情，必在賊退之後，一失事機，則恐無所益叱不喻，曾因守備時彥舉之言聞之，則三船所載米叱將官等處支放是如爲白如乎，即見臣以恭委送譯官奇伯賢及領船軍官金悌誠告目，則支放軍兵及卸下薪島之船，多至七十隻，而其餘五隻所載段時未卸下是如爲白置，奇伯賢告目，備邊司以監封上送爲白齊，都督進兵鎮江事段，將官等皆諱不直言，雖不能詳知，而船泊江崖放砲而已，此外別無勦賊形止，而奇伯賢所見，只拿獲生獐二名，以來云々是白齊，都督出兵之日，軍兵所載船一隻致敗，將官許遊擊等三人及軍兵百餘名澆死，紅衣大砲既無所

試、而畢竟所得、我國糧船而止耳、誠爲痛惋事、據司啓目、粘連啓下爲白有亦、伏見前後狀啓、都督所爲、皆是譎張變幻、以爲他日訛言之地、極可痛惡、至於米船、金起宗等贈遺厚禮、交口相爭、亦無肯許之意、灣上之事、誠甚可慮、嚴愷等前來狀啓中、只言開市曲折、而不及胡人討米之事、亦甚恠訝、金起宗等有明白更請之語、不出今日、必有馳啓、而奇伯賢告目、先後入啓爲白去乎、灣上事機、詳細馳啓之意、嚴愷等處并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左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啓、依允、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啓下教、南兵使書狀內節該、加乙波知僉使事德昕今月初五日成貼馳報內、本鎮賊路遮野項體探次、以士兵李大生等定送爲有如乎、胡人二名賊路相逢、執捉來到、卽令通事問其來由、則當初慶源藩胡以掠去、而奴地失農、軍兵盡爲飢困、前居北道資生、次以逃來匿蔽云々事、馳報、據同所捉胡人二名、北青府以移送、亦行會爲白去乎、此胡何以爲之爲白乎、速爲指揮事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遮野項係是越邊地方、則此胡人捉來之事、殊極未妥、令兵使寬給米塩、以兩國相和不可容受之意、使之開諭、當押解北來胡差、

而道路甚遠、若未及交割、則轉送義州、使之交付胡差、往來似爲宜當、多定軍人次々押送、俾無逃逸之弊爲白乎矣、今後乙良越邊行走胡人、勿爲捉來事、申飭邊將之意、觀察使・北兵使・及平安監・兵使處、并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四月廿三日、左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啓、依允、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廿四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啓下、義州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爲白有亦、當初米船到泊之日、嚴愷趨卽輸入、固有罪矣、毛將之反言、歸罪嚴愷、實爲無驗、其情不難知是白在果、但嚴愷不待朝廷處置、先自分疏、極爲猥濫、且此答曲胡之語甚是失對、以事體言之、則所當推考示罰、而亦不可每々請推、更觀日後所爲、處之何如、崇禎元年四月十六日、同副承旨臣李基祚次知啓、依允、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十六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兵使・義州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逃還人等、若欲一々給價、則必爲難支之弊、金起宗之意、實有所見、但胡人每以此事致詰於我、亦不無因此開募之慮爲白齊、今此

走回人段依金起宗狀啓、發還原籍、未有不可為白在果、
今後如有逃還者、時或留置本府、送言于胡中、言其實
狀、以示相信、使奴不至致疑、似為便當、但此亦偶然為
之、不可每々如是、唯在當事之臣、(察力)以定消息、隨機善處
為白置、以此意行移何如、崇禎元年四月十六日、同副承
旨臣季基祚次知啓、依允、閱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十七日

備邊司為相考事、節啓下教、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胡人未准之數、若是其多、只有結城倉所
儲、而海路甚遠、運致無路、議于該曹、則三縣會付之
米、足充其數、令本道監司與餉臣相議、急々運送為當、
但陸運則決不可為、以水路運送、而(不脫力)無如前日之
(弊脫力)、只送米船、別定守令中有計慮者、為差使員、多
定砲射手、帶領押去、如有搶奪之患、唯力是視、運到鴨
江後、即為馳啓之意、金起宗・成俊考處并以行移何如、
崇禎元年四月廿一日、左副承旨尹知敬次知啓、依允、閱
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廿一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副元帥・平安兵
使書狀內節該、鐵山府使黃璞馳報內、自蛇浦昨日寅時

量、漢人不知其數、過向龍義之路為去乙、使小通事送于
路上探問、則云將帥移屯九連城、次以乘船、回泊于獐山
海口、軍兵則陸路出、故獐山了進去云々、軍兵等義州境
入去事情、探得馳報計料、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
有亦、見金起宗等狀啓、前則云、漢人之向義州者、二千
餘名之多、後云、連二日出來者、不知其數、云不知其
數、則在島中者、盡為撤移白臥平喻、所謂與虜將相會云
者、的實為白乎喻、毛將乘船出來、則黃戶部去就何如為
白乎喻、令嚴愷詳密偵探、急々馳啓之意、行移何如、崇
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左副承旨尹知敬次知啓、依允、
閱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兵使書狀內節
該、鐵山府使黃璞本月十六日成貼馳報內、任都司(世力)科當
日率兵丁、龍骨山城形勢看審後、仍向義州事、一時到
付、龍川府使馳報內、中軍莊衛德及千總杜奇稱名者來到
本府曰、身彌島撥軍馳報內、蒙兵則來陣九連城、馬兵則
自滿浦下來云々、又言降獐二名、自京還送賊穴、而一名
則到宣川逃躲、一名則去夜過向義州云、何以諱之耶、你
國以降獐二名、送于賊中、要功也事書狀、據司啓目、粘
連啓下是白置有、亦蒙兵來陣九連城、馬兵自滿浦下來、

則義州昌朔等處、豈無馳啓之事、莊衝德等之言、誠為恠訝、自北來胡到宣川、纔到旋捕是白去等、其言已入於遼人之耳、我國機事不密、每如此、實為可慮、今後十分詳密、俾無如前之弊為白平旆、任七科指向各為及那邊情形詳探馳啓之意、義州府尹嚴愷處、并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右副承旨姜碩期次知啓、依允、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置有亦、南道所投胡人二名、令轉送于義州者、欲其留置、待胡差出來之時、交付以去是白如平、其已送一名、嚴愷慮有漢人被寬之患、而不能臨事善處、以致被奪之悞、事機不細、所當拿推治罪是白平矣、此時灣上重任不可輕遣、姑為降資、以懲其失何如、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右副承旨臣姜碩期次知啓、依允、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義州府尹・平安監司等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為白有亦、以日計之、仲男之行、想已過官鐵、申景璣必已迎、致上送是白在果、姜朴

兩女之事、自當據實言之、而但同來之許多男婦、皆分處於湖南等處為白有去乙等、以此兩女之故、或疑他人之皆無處置、則其疑訝必甚、臣等之意、如全州・高山・咸悅等處分置人中、其頭之數三男漢、急知委、給馬上來、令仲男相見、以姜朴兩女雖淫奔逃去、吾輩許多人口、皆為安插之意、說與則不為無益於執言之端是白齊、朴景龍告目中說話、待景龍入來、更為詳問、以為酬応為白齊、且彼中事情、招問於太男處、則不過渠等入去之時接待餽餉、詰問數件事、而其中緊言、乃逃還人不為屬還一事、而仍問曰、今番使臣之行、你國之議賢否如何、答曰、以使臣入來未久、吾等即為出來、未得聞知云、則曰、聞你國以兩班差送使臣云、而使臣親自持杖以打我人云、是何兩國約為兄弟之義乎云、是如為白齊、投老^(世力)等所捉逃還人價物、已為相約、成文以給矣、今不可更議多少、依此備給、吳信男則已為拿(囚脫力)、命可及上來、金摺・朴惟健俱在江辺、前日胡差下去時、使之相見、而托病遲回、不及來見、極為非矣、今番劃即知會星夜上來安定之間、使之相見事、全羅監司・平安監司・義州府尹處、並為行移何如、當日左承旨臣李聖求次知啓、依允、右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義州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曾見金起宗狀啓、備陳逃還人一一給價難支之弊、與臣等之意相符、其時或留置、送言于胡中、以示相信、使奴(將壓力)不至致疑、似為便當、但此偶一為之、不可每々如是、唯在當事之臣、隨機善處事、覆啓行會為有如平、見此嚴愧馳啓之辭、商胡等所知五人、若或來問、則以酬答為難云、其意以為、逃還者雖多、其所不知、則易以為對、其所已知者、並與隱諱、則彼必謂我不信、會給已知者之價、以示相信之意者、不無意見、胡書中所言、亦專為此事、不可無權宜善處之道、以此五人出來之意、言于彼中、論價高下、則使朴景龍善為周旋、恐無所妨、金起宗處並以行移為白平矣、鄭文翼等處、亦為言送何如、崇禎元年六月初八日、左承旨臣李聖求次知啓、依允、右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脫力)教、毛都督接伴使書狀內、陳副摠手本內節該、達子三名指赴麗地、背運米糧、久住義州不回、務要挑選精銳兵、赴緊要處、所截殺仍將臨江船隻盡數掩狂、如米賊到問船、俱蒙天朝調去、擺運西來、應援官兵備行本府、蒙此擬合移會、為此合用手本前去、貴國陪臣煩為轉行、義州節制使將臨江一帶船隻盡數

掩狂、不許泊留一隻、以阻夷人往來、如米賊到問船、俱蒙天朝調去、擺運西來、應援大兵去云々、而都督遠在他島、既令挑選精兵、前赴義州、則大將之令中軍、似不敢違越事、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都督令陳繼盛挑選精銳兵、截殺運米、胡人云、胡人出來運米時、無是事、必是都督聞虛傳、而有此令是白在果、第慮毛兵若果前往義州、則仲男等往來之際、必有所妨、今接伴使答云、胡人實有此來運米之舉、則邊臣必已報知、而時無此報、是虛傳是如為白乎旆、常探問、如果選兵發送、而為馳啓、亦為傳通于本道監司處、使之預為料理、仲男回去時、勿令相阻為白乎旆、船隻事則宜答、都督已盡取去、所餘無幾、雖有若干探聽船隻、當依手本事意、臨時掩狂是如為白乎旆、亦令義州府尹密探、毛兵前去、即為馳啓、宜當、平安監司、義州府尹處並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左副承旨臣姜碩期次知啓、依允、右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司啓辭、今此所送五人、萬死逃還、今為宗社生靈、不得已而送之、雖可以贖還、而渠等必有怨望之意、宜令回答使及義州府尹分明開諭、使其知贖還之意、而各給木正口糧、若有父母妻子者、題給

食物、以慰其心、即當敢啓、答曰依啓、右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七月初九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兵使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壓力）是白有亦、見此狀啓、仲男等及回答之行、過我境、亦極可慮、況過鴨江之後、尤有難測之慮、昨以善為護送之意、雖已行會、而本道監兵使、亦量度形勢、檢察事機、方便設策、申飾一路守令、護送將官、各別用意舉行、萬全護送、俾無後悔之意、金起宗・黃緝處、並以更為移文知委、施行何如、崇禎元年七月十二日、同副承旨李景咨次知啓、依允、右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七月十二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啓下教、平安監司・平安兵使・義州府尹書狀、據司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見此狀啓、仲男護去軍兵、必不久出來是白置、幾名許令越江事段、彼之領兵渡來、恐不必聽我指揮是白在果、但其數太多、則不必盡率來之意、開論似當為白平旆、供饋糧太段、見監司・兵使狀啓、定州留置米為先入送云、更令催督、使之速為入送為當為白平旆、若督府詰問胡兵出來之由、則何辭以答事段、別無他辭、只當答云、仲男出來已久、過期不還、彼自來迎候耳云々、為當為白在果、仲男之來、毛

鎮久已聞知、若終不言、則都督必以我為隱諱、恐有不平之意、令接伴使、自以其意、言於都督曰、我國自羈縻之後、胡使或時出來、我國亦不得不遣使相報、頃者又遣仲男出來、其送來之由、則大槩求刷逃胡耳、此事初欲報知、以老爺遠出未還故、今始告之云似當、此意監司・接伴使處、並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八月初三日、右副承旨臣洪得一次知啓、依回啓施行為平矣、胡兵出來時、預通于唐將、俾無相值之患事、亦為申飭、右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八月初三日